

李 健 吾

好 東 山



平 明 出 版 社

李 健 吾

山 東 好

新 文 學 叢 刊
好 東 山

作 者 李 健 吾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印刷者 永立印刷所

上海新開路320弄50支弄52號

定價人民幣五千八百元

有版權

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

——五〇〇〇冊

目錄

前言·····	一
向勞動人民學習·····	五
我愛這個時代·····	一四
附錄：姚大娘的慰問信·····	三〇
民兵英雄·····	三三
淹子崖·····	三九
向民間藝人學習·····	六五
附錄：洋琴劇『小二黑結婚』·····	六九
農村劇團·····	九七
毛主席的文藝先鋒·····	一二六
附錄：讀『舖草』·····	一二六

前言

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，華東文藝工作調查團夜車離開上海，到山東省做有重點有步驟的文藝調查工作，三月八日早晨回到上海，一共用了三十六天。團員十九人，有鄭君里、周小燕、王瑜、任賢璋、陳強、丹敏、俞雲階、錢風、齊衡、孫道臨、朱健、黃源尹、黃晨、呂林、陳銘志、夏野、信華、陳古海和我。自己雖說參加工作，其實更高興的是，這給我一個機會，到農民跟前學習一回，鍛鍊一下自己。

農民的文娛活動大都和年節分不開，所以我們這回能夠看到許多東西，年節很有關係。但是，如果沒有華東文化部領導，沒有山東各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的正確指引和熱烈支持，我們決不可能在短短期間看的這樣全面，這樣美滿。省文聯還有同志給我們帶路。

我們分成三組，去莒南縣那一組的人數最多，有十個人，我也在內，另外還有省文聯秘書長丁志剛和秘書馬祥符。老馬，我們這樣稱呼馬秘書，年紀比較大，頭髮都發白了，臨沂一帶人，從前在實驗劇團工作的時候，就在莒南住過一個時期。王瑜也在這一帶做過社教工作。跟在他們後頭，我們這些初去的人真是太走運了。趕着雪天，路不好走，青島方面借了我們一輛卡車，駕車的是徐志剛，技術真有幾下子，一道一道難關都讓他心細膽大衝過來，還有小劉，跳上跳下，有一回，光着腳，在冰冷的河水裏頭搖車。他們一直把我們送到臨沂才回去。大家一路上說說笑笑，你照顧我，我照顧你，親親熱熱，把顛顛簸簸全忘了。

路上我閃了腰，來到諸城，覺得睡熱炕是一個好醫療法子，話才出口，他們就安排好了一個小熱炕給我睡，我摸黑過去一看，原來信華小朋友正蹲在地上，拿起高粱，一把一把往洞眼裏燒。從臨沂出發，已經夜裏八點了，泗水軍區預備了一輛小卡車，密不透風，王瑜一定要周小燕我們六個人上去坐，偏偏他們坐的那輛大敞車走不到一刻鐘就要修

理一回，雪大風緊，九十里路走了三個鐘頭，第二天下午兩下裏一碰頭，我看老丁，我們這樣稱呼丁祕書長，額頭都讓風雪吹紅了，直疼。黨員同志們，一路把苦留給自己，把甜儘先讓給我們，推也推不掉，謝又謝不來，簡直拿他們沒有辦法。

通過山東之行，我學習的實在是太多，太多了。錢風在莒南縣講過幾句話，王瑜記下來了，我轉抄在這裏：『莒南的幾天是我的斯大林格勒，扭轉了我不少的觀念。過去我認為由幾個專家創作幾個「不朽」的作品，就可以掀起文藝高潮來。今天我認為只有將文藝運動——特別是廣大的羣衆文藝運動——經過普及、提高、再普及、再提高……才能真正的文藝高潮到來。』這話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說，錢風替我們說出口了。離開莒南那天早晨，我們在一方紅布上題好了：『勤勞、勇敢、智慧的人民創造了勝利，勝利屬於人民，人民永遠勝利！』送給縣人民政府，表示崇愛的心情。

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而又相同的豐收，豐盈，美不勝收。我沒有語言文字傳達我的深澈的感受。這裏幾篇東西，如果不是結合着感激的，確不好意思拿出來集成一本小

書。

俞雲階兄爲這本小書插圖，增光不少，我謝謝他。侯洪康一幅素描是鶴雲先生的作品，借自山東文藝二卷五、六期合刊。

人名多，禮貌上的稱謂省去了，我希望得到原諒。

總之，千言萬語，歸結起來只是一個山東好，我就拿這個山東好的心情用做書名。山東好，說明中國好，我們太有理由樂觀、懷着無限希望朝光明的未來瞻望了。

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。

向勞動人民學習

王希堅詩人有一首詩，起頭三行是：

王希堅

『說山東，

道山東，

『山東遍地是黃金。』

的確是這樣子。山東是這樣子，解放了的中國都是這樣子。不光是地裏頭出黃金，樹梢頭結黃金，廠房裏頭堆黃金，那都是數得出看得見的，頂要緊的是：『山東還有好人民，』打心裏頭吐黃金啊。從

前有一句老話，『人比人，氣死人，』洩氣得很；從山東回來，充滿了興奮和喜悅，我要改掉

下半句，『人比人，喜煞人，』勞動人民教育了我，我越發熱愛我們的新中國了。爲什麼不喜天大的喜！

你先聽聽我們的老大娘。她叫楊開貞，嫁到王家做了寡婦，兒女一個也沒，六十五歲了，冷清清就是一個人，是不是愁眉苦臉躲在黑角落頭哭個沒完沒了？你要這樣想呀，錯大發啦。坐在她旁邊，可不，我緊緊靠着她坐，她打心裏頭快活，我覺得出高顏頭，長臉龐子，活像我去世的媽，我願意摟着她喊她一聲媽。一臉老皺紋，可是她笑了起來呀，一臉的花。自打一九四二年起，她就當上婦救會會長，所以說到自己，她就叫自己『老婦救』——

說到這裏，我想起她講的一段話來，趕着大支前的一年秋天，莊戶人都忙着下湖，村裏有了任務，四萬七千斤穀子，要在兩半天裏頭碾成小米，遲了，前方就跟不上吃了。這怎麼成？男人忙着秋收秋種，她一清早兒就喊婦女幹，再怎麼也得完成任務，趕着送到八里外的官地村去過秤。看呀，就在那一天，『肩挑着，驢馱着，我年紀大也拿着一籃子，一路送米送到區裏，識字班唱着歌，就是俺老婦救不會唱。』這句謙虛話兒含着多少幽默！剛一解放，

死活拉她拋頭露面來工作，她也躲着，這些年來有了工作，她自己迎頭撲上去。她過繼了一個兒子，一九四七年支前工作，到魯南做擔架，後來在孟良崮犧牲了。她掛着眼淚，可是一個字一個字講：『俺年紀大了，幹不了多少，可也得進步，俺動員他去幫着消滅國民黨軍。仇恨呀，不打垮，是報不完的。咱莊犧牲的就七個。』可是她愉快，一種形容不來的勝利心情成了她生活上精神上的支柱。俏皮話從老人家嘴裏吐出來，就像珠子一樣又圓又亮。講到國民黨軍和人民的關係，她說：『五十七軍跟咱論親戚，』我們聽了一楞，可是她微笑着接下去：『不是罵娘，就是罵爺。』

我們嘩的一聲大笑起來。愉快是健康的一個標記。而語言的美麗反映出來靈魂的諧和與強壯。王大娘不再是舊時代被封建制度活埋了的寡婦。她開心地講：『解放後，縣裏婦人喝酒的，上吊的，都沒了。』對，婦女翻身翻兩回，從地主手底下翻一回身，男女一樣；又從舊禮教底下翻一回身，就不一樣了。可是說到男女平等，二十一歲的大姐就會說：『男女平等啊，要在勞動上爭取。』話也許不是她頭一個說的，可是她拿事實做到了，還

做足了，還有什麼話說？她叫孫成聚，六歲沒了媽，爹把她拉扯大，小女娃子，爹沒拿她攔在眼裏。可是爹老人家推不動的糞車，她推上了坡，推到了地。年前給烈屬送土，她一天推五車，一車裝土六百斤。從前，她說：『婦女是穿衣服的架子，吃飯的布袋。』經她一組織，全參加了變工組，成功九十三個勞動力。這個小女孩子呀，真還有心眼兒，她改造了九百四十個糞汪子，拆了四十八個炕做肥料，重新搭了三百二十七個雞窩，她說：『這工作做得太少了。』她把雞窩搭高些，中間按上一塊板，雞棲在上頭過夜，雞屎在底下，她說『叫雞睡在樓裏，出肥料多，又講衛生。』勤勞和智慧結合，又和愉快結合，這些女孩子怎麼能不叫人愛呢？馮毅之詩人詠得好：

『不能勞動不流汗，

『好看不如上畫子店。』

不單是這樣，人民把智慧和勤勞又都結合在勇敢上。他們嚐夠了地主的苦頭，軍閥的苦頭，緊跟着又是日本鬼子的統治，刮民黨的統治。敵人的重點進攻好像就在眼前，幾

年裏頭，莒南縣的房子起碼蓋過三回，男的放下犁耙換了刀槍，女的不示弱，也做前哨工作。中國統一了，扎扎實實的幸福就要來了，可是，千人罵，萬人唾，美國鬼子想從朝鮮打到中國來，受日本鬼子糟蹋不夠，再受美國鬼子糟蹋，誰心甘？王大娘頭一個就說：『俺不幹！俺到四鄉做宣傳，沒地圖，俺伸出右手，可不就是地圖了嘛。大拇指好比朝鮮，二指好比越南，當中空當子算台灣。美國鬼子這麼一包圍咱，咱還活不活哇？』民兵英雄于化虎說起志願軍在朝鮮擋住美國鬼子不進東北，『鼓了壩了。』我不懂。原來他是海陽縣文山後的莊戶漢，村子隔着一條河，過去就是敵偽駐軍的地方，只要他這村子擋得住，後頭鄰近許多村子就不會遭受騷擾了，所以大家全跟着這村子取聯繫，拚着力量一塊兒鬪，鬪得敵偽過不來，土話就叫『鼓了壩了』。抗美援朝的意義，經他拿戰鬪經驗一解釋，顯然，太顯然了，我一起起文人的比喻，什麼『鄰人失火』，什麼『竊符救趙』，暗自臉紅了。于化虎這個鐵打的硬漢子，做過二十一年的苦覓漢，●嚐到翻身的甜頭，率領民兵，埋母子雷，打麻雀戰，受了四次傷，直到如今，胸腔還留着一顆子彈。他退休了，可是成千成萬沒有受

傷的夥伴兒，子弟兵，一聽美國鬼子想抄日本鬼子的老文章，個個自動回到民兵行列來了。我在莒南縣看到第一區的民兵大檢閱，一千五百多人，浩浩蕩蕩，整整齊齊，槍頭和人頭一樣高，開到操場來了，正是：

『十字路村南佈起大會場，高杆上國旗迎風正飄揚。』

陶鈺詩人詠的是好幾年前參軍的熱烈情況，今天下午我又光榮親身逢到。檢閱完了，黑壓壓在地上坐下一大片，一個個搶着自由發言，把葛大隊長忙得左右招架不住。只見一位同志舉起步槍，跳起喊道：『咱手裏這桿槍，是咱從前拿咱的土壓五兒掙來的，美國鬼子來好了，咱拿這管步槍換它一枝捷克！』我們的縣長和黨委站在籃球架子底下掛着一臉笑，他們有理由驕傲歡喜：忠心爲國的人民，有誰不願意爲他們服務呢？

● 『寬漢』即長工。

● 『土壓五』即土槍。『捷克』可能指捷克兵工廠出品而言。



翻了身的勞動人民，幹活兒是爲自己幹，幹什麼也幹得起勁。從前幾層石蓋子壓在身上喘不過氣，好不容易共產黨領導他們全掀掉，他們挺直腰眼子，眼睛朝四下一掃，啊哈！天下成咱們大夥兒的了嘛，怎麼會不快活透頂，把力氣賣個足，表表自己有了『人的尊嚴』呢？在莒南縣老區住了不過幾

天，和老大爺老大娘們一啦啦，和年輕一代的弟妹們一啦啦，我馬上覺出『解放』早來了十年的重大意義。高爾基說的那個『人』字，那個用大寫字母寫出來的『人』，如今是巨靈一般矗立在世上了。一位吳老太爺，一家八口，只有老夫妻兩口待在家裏種莊稼，此外六口全在革命機關工作，多年沒有回家，他們並不感到寂寞。他們老夫婦已經成了十字路的勞動模範，家計不錯的中農。他指着正屋牆上掛的兒子和兒媳，兄弟和弟妹寄來的照像，又指着掛在一旁的種籽，選好的又大又肥的高梁穗子，一會兒說這一會兒說

那，興興頭頭的，巴不得有七八張嘴全說給我們聽。他的『辦飯的』老伴兒悶聲不響在東屋燒火，聽着老頭子熱熱鬧鬧地啦呱，心有所會地微笑着。親人不在跟前，可是想起是在跟着毛主席鬧革命，幫着還沒有翻身的窮苦人翻身，老兩口放心。一家人有的在外頭幹，有的在裏頭幹，只要起勁兒幹，精神上是一個，全不覺得自己寂寞。是啊，老大爺光榮着哪，牆上貼着兩張榮軍獎狀，一家子賣力氣，毛主席知道。人人心裏快活，貧僱農出身的蔣鳳友，曾經得過九張獎狀，民兵隊上建立過許多汗馬功勞，把我們帶到他的茅屋，黑黑的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小小的，進去四五個人便轉不開身子。他把門摘下來，陽光映着，正牆貼滿了獎狀，床頭擱着一桿步槍，掛着一把東洋刀，全是他打鬼子手裏奪來的，另一個牆犄角還擱着他的土壓五兒，另一個牆犄角擱着一小囤的地瓜乾兒，這是他的春糧，還有一疊的高粱煎餅，這是他的日食。他沒有想到這還有一個名子就是『苦』。他滿意。可不，他分到了地，娶到了媳婦，兄弟拾糞去了，新媳婦敞着懷給女娃子餵奶，邊笑邊難爲情地張羅來客。他是滿意。檢閱民兵那一天，我看見他又站在行列裏頭操練：年紀不過三十三，我

要叫你一聲老英雄，不是年紀老，是尊敬，讓我這樣信口喊你。

王希堅詩人說的對：

『遍地黃金講不盡，

『山東還有好人民，

『勤苦耐勞數第一，

『老實樸素好作風。』

我們要學勞動人民的好樣兒。